
肥岳的原始欲肉疯狂蔓延,失控生长引发惊悚异变,末世...

肥岳的原始欲肉疯狂蔓延，像潮水般吞没了边界。最初只是一块山间的异常斑块，黏稠、温热，散发出让人欲近又退的气息；然后像有了思想，悄悄蠕动，触须般伸向屋檐与街灯。植物被覆盖，河水被涂抹成暗色的脉络，影子开始歪曲。失控生长不是瞬间的爆发，而是日复一日的侵占：房屋被膨胀的肌理挤塌，机械停摆在粘腻的静止里，声音被吞没成低频的呻吟。被触碰的躯体并未立刻消失，而是被慢慢改写，眼神失去距离，语言化作低沉的颂歌，动作像被潮汐引导。有人拿火与记忆去抵抗，有人在变异的触感里迷失，成为扩张的一部分。城市在缓慢的末世里崩解，苍白天空下只剩潮染的肉影和偶尔传来的哭声，像未熄的灯笼。末日没有预告，它以触感和欲望的形式来临，模糊了人性与物性的边界。在最后一夜，幸存者把故事刻成碑文，围着裂缝低声祈祷：记住人类曾有的形状，即便未来只剩回声与软肉的记忆。也许，这毁灭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生长法则，残酷而真实，像诗一样在泥土里延续。